



餘冬序錄成



餘冬序錄則且卷之五十六



外篇第三十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界國學生仲方編輯

呂舍人官箴當官之法有三曰清曰慎曰勤其言出王
隱晉書李康答司馬文王之間有曰為官長當慎當清
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又斯三者慎乃為先清不必
慎慎必自清其言如此

○呂居仁童蒙訓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
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
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
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張子韶橫浦錄或問當官臨事如

何子韶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滑吏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甚害於己晁氏客語李若谷教一初任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論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緩字便是待之謂也春於此得常佩焉孔子告子路云溫而斷可以抑奸抑奸在斷而必先曰溫使彼不得乘吾之躁急暴怒而加害也溫者和緩之謂也因書以自警○呂居仁記前輩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意春嘗侍西涯先生論及近事先生云少年初仕承上臨下寧遷一一中節惟盡心歲月評語自熟若公子性雖少年不

可有秀才性至老不可無也某人以公子性作官如何不取罪春曰某人輩生而富貴人已別眼待之既膺命服猶習純綺故態奢傲自恣竟挂清議小懲大誡非不幸矣獨念今班行中士夫在諸生時高談古今歷詆卿相孰奸孰貪孰調孰讒孰為蔽賢孰為素飭孰為附勢孰為弄權孰與世浮沈孰模稜兩端心有定見口有直言自誓一旦出身事主邁往之氣正堂堂必此是懋莫或免焉及錯置曹司回翔中外能復持舊論者人宦成伊邇患失彌深能復存初心者幾人為卿為去奸去貪去調去讒不蔽賢不素飭不附勢弄權不與世浮沈模稜兩端而見訾於後來者幾人若而人越趨

囁需媿媿骸骸棄其平生以致高位容非其幸乎如國
家事何春惟今日服官政者有公子性者未有無私罪
者也然其罪小小纔足以禍已無秀才性者似可無公
罪者也其罪大大將至於禍國先生撫掌曰有是哉
○莊子有言爲善無近名宋杜衍謂門生曰作官第一
清畏無求人知求人知則同列不謹者必譖已爲上者
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
媿於心可也此蓋衍平日之所以自全者晉武帝嘗問
胡奮卿清何如卿父奮曰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唯恐
人不知夫清自我守身之德而有意乎恐人不知使居
今世將有不勝其近名之悔者矣

○傳稱子產爲政民不忍欺按孟子或有媿子產牛
者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曰始舍之禹禹然少則洋
洋然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
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矣是之謂君子可以欺其
方然則子產安在不忍欺也淮南子季子治亶父巫馬
期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
爲漁者欲得也今而釋之何也漁者曰季子不欲人取
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
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然則民
不忍欺若子賤可也

○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

門豹治鄴民不敢欺蓋子產仁而且明子賤清靜為治
豹立威御俗故也優劣之分晉鍾繇等告其君者有定
論矣或問韓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
威何如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
公意以德不足者必待威耳噫德誠至於使人不忍欺
之何事有不可濟者乎

○古人立法雖善久必有弊因其弊而脩之彼復其初
則善矣若見其有弊而併更其初法此王安石之所以
禍天下也大抵變法最難苟非能通天下之志之人長
慮却顧有以深究利害重輕之所在未見其有獲當者
也變而不當利未能興而害貽於無窮矣

○宋時郡縣歲收朝廷應入錢糧之外又有一種入庫
公使錢不知何項辦此州郡庫公使錢所謂無碍官錢
官得使用如傭錢般家錢之類於此取之而有司又得
以為送遺錢宴過往官員支費呂居仁官箴云當官取
傭錢般家錢多為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所喪多
矣殊不知此數吾分外物也其送遺人者朱子作郡亦
嘗用來只是用得分明隨官高下多少定為之例不至
如他人並緣為奸且以市私恩耳語錄云見人將官錢
胡使為之痛心兩為守皆承弊政之後用錢並無分明
凡所送遺並無定例但隨所向為厚薄某問胥吏向時
直是如此於是立為定例看何等官員過此便用何等

例送與之自後遂得公溥凡入廣小官亦有五千之助
以此觀之庫積不為不多豈即今問刑取贖物耶抑均
徭歲剩數也朱子言當時經總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
有被知州瞞匿通判更不敢與爭者今日無經總制錢
額客引錢有有處有無處田產契錢在處皆有而不甚
多有司謂之堂食公用歲終庫收十無二三其間刑取
贖及均徭剩餘數法應入庫一毫不許擅支然齷齪掌
印相承瞞匿者不為少不知當時何以能辦此今有司
錢糧合徵外在法不許一毫擅支凡有公使上司衙門
行移府州縣所謂動支無碍官錢者特浪語耳今欲辦
此固非難事然必愛民惜財廉而有為者乃可致之郡

縣櫛比安得皆其人乎若過往官員公差入役無動官
錢以送遺例有司於此但只責在見役里甲頭會箕歛
雇夫雇馬買辦下程種種出備衝要道路日費不可言
國禁雖存人情難枕若之何而小民不告窮也

○宋陳邁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邁創議
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
倣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相沿有經總制錢名目兩
人始也當時言官謂妖賊陵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
殺戮徃徃斷截支體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
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貪汙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騷
動不知藝極積有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

可為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事願采撻官吏姦賊尚仍舊習者按治以聞重寘于理其有以驗斯害矣斯害後世豈可復效乎

○宋王居正言省費不如省事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而徒示人以弱此言亦今執政之所當知者

○李昉垂崖語錄載張公詠在城都嘗感異夢召黃丞事兼濟問其有何陰德黃曰無他長但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至明年民或艱食即與元糴斛斛不增價糴之在已初無損於人則頗獲濟垂崖嘉歎遂坐黃而拜焉春嘗謂黃此事今日士夫居鄉自可量力做為

若有司以此施諸條格為惠不細及觀張子韶橫浦錄云忠定公治益多愛利之政其大者公嘗以蜀地素狹瀕乎者衆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收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而益民無餒色然則此事公當時已著令於蜀矣黃之事固宜有當于公心者公豈其有感於黃所行而後推之官耶宋名臣事實張詠守蜀春糴廩米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少敢犯法及後議者格不行窮民無所濟去為寇王晦叔知益州乃奏復焉蓋即此事耳春

謹合書之以告諸有志者

○趙德麟言當官有三樂凶歲檢災每自請行放數得實一樂也聽訟為人得其真情二樂也公家有粟可賑飢民三樂也以春言之不如無凶歲之為樂也不如無訟之為樂也不如粟積於無用之為樂也

○抃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百姓餓時恐無策也朱子在浙東旱時欲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分戶高下出米就委其鄉之聰明誠信者處之以為聰明者人不能欺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為人所給譎詐之士則務欲容私不可使也此朱子當時亦未及行而告諸門人者

○宋葉在丞夢得避暑錄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

京西尤甚浮歿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

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錢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

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救以

自畜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耳余為

闕法則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

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

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

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

累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

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

溝壑而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
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春按金史章宗
將下詔以示四方張行簡奏曰往年飢民棄子或勾以
與人其後詔書官爲收贖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識認
官亦斷與之自此以後飢歲流離道路人不肯收養肆
爲捐瘠餓死溝中伏見近代禦災詔書皆曰以後不得
復取今乞依此施行上是其言詔書中行之然則金此
詔蓋宋法也夢得之所言者尤當預知以備緩急金宣
宗南遷聞汴京穀價騰踴扈從人至則愈貴問宰相何
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高汝勵獨曰物價低昂朝
夕或異然糶多糶少則貴蓋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糶者
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將閉而不出商
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糶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事有難
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也自
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則穀
價自平矣信乎處事不可以無術也

○五代晉天福間南唐括田定賦每正苗一斛別收三
斗與民鹽二斤謂之鹽米隨苗附籍朱批帶納後周世
宗取淮鹽場入周鹽遂不支宋平江南收米如初祥符
七年運使陳靖元豐五年提舉劉誼皆言此民病也法
當豁除疏留中未行宣和言利之臣忽增爲六斗八升
二合民力大屈紹熙中在處守臣先後建明陸續均減

而在饒者迄宋末始除事載馬端臨減苗記可考雖然此事在宋特故屬南唐諸郡地然耳他州無此害也國朝班戶口食益於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口鈔蓋以益課鈔也今益不班已數世矣而民歲出折銀錢戶口鈔如故天下咸病于是然無一人言于上者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末流之弊又不得停止良可慨已

○役法難均前代已不能無病于是朱子嘗言鄉有闊狹富豪有多少狹鄉富豪僅僅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蕩惟彭仲剛作臨海縣先計其闊狹多少中分而均役之民甚便焉雖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宜之終不能

也考按彭之所為今法令無不可得為者顧有司用心何如耳今日之法戶列九等門分三則鄉鄉不能無上中下戶雖上上戶不能無中下門所謂富豪有在此鄉稱上上戶而曾不比於彼中上戶者有在彼下上戶而可當此上中戶者為州縣者若只計其闊狹多少而不計其事力高下槩加通融亦未見其能均也馬廷鸞併都記引晦菴先生所言以明金山之事此只是衆擎易舉之術耳併都併里今日乃極不得已事也

○元李存義役謠云八都安仁最下都易水易旱生理無奉公徃役名主首半是摘弱擔柴夫或因苗麥僅升斗遂忝殷實元空虛千中得一稱上戶土赤膠當辰砂

朱五更飯罷走畫卯水潦載道歸來哺天下未平諸鎮
碎每以附近先供需課程茶酒率陪備所取益米何錙
銖逃粮逃金不待論職田子粒尤難輸公家督促過星
火唯聽捶撻生虫蛆幾年辛苦垓容蟻一界了畢鍋遊
魚間逢賢宰相憐恤蘇息無術空嗟吁省符郡帖一朝
下義遜得許從鄉間徐君更是好義者率以公正人爭
趨同時共事數君子但有贊協無容且出多出少由厚
薄若小若大皆懽愉支吾縱廣非獨力傾助能幾咸安
居移東走西幸免矣那上趨下歸誰與不聞隳突到雞
狗但覺和睦安犁鋤願依此舉更堅久美事無以三年
拘春茲錄之告諸郡下都其獨安仁乎李存義謠謠不

評義役之役幸可圖古人事是今人模

○洪武十九年議定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為班更
番赴京輪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行間工部侍
郎秦達復議量地遠近以為班次且置籍為勘合付之
至期齋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著為令於是諸匠便
之

○漕河夫力歲役甚夥河邊郡縣常籍鄰境貼助故有
沿岸夫廠之設而黠胥猾吏並緣為奸所司在遠日用
多少不得周知民困出錢無有紀極主者卒無法以處
之昔家熙寧更募役法常平使欲槩州縣民戶羨之用
補程之邵曰此法乃成周均力遺意當各以一邑之力

供一邑之得豈宜以此邑助他邑哉於是一聽之邵所
為使理今漕河之人能推之邵之所為其於鄰郡邑之
民必可均而無弊矣

○宋制縣主簿專主簿書書其民事與令丞通行簿書
治則民之力役之征粟米布縷之征無差紊者因之兩
造之訟五刑五罰之獄亦簡矣南渡後庶務繁委刺史
部使者之檄無虛月凡郡縣之政無不周治是又不減
於一官一職而已也程迥為餘干主簿廳記如此主簿
之職凡一縣之簿皆得而領之民下有簿保伍有簿學
有簿受詞有簿三一下部一送案一正抹限有簿三十
述至有簿繳有簿諸司及守侔判皆有簿准帖牒皆有

簿受外州縣有簿佐官申有簿斷釋有簿凡財賦之入
皆有簿自始至門皆有簿入出庫皆有簿復有給俸簿
給庸簿土官錢糧籍簿抄簿自餘令君又有所謂總簿
蓋無所不勾稽可以正典常可以糾奸慝可以理財用
可以安邑民近日居是官者自二稅以省庫之外無與
焉號曰冷局無惑乎為縣者之務益繁也揚簡為樂平
主簿記如此朱子語錄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
簿書皆當管某向為同安簿許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
點對僉押以免吏人作弊然則官大小無冷無熱在人
盡心為爾矣就此一小官言之其職之舉廢可考矣
○今勘合之制自洪武十五年始在京五府六部都察

院衙門各置簿籍二扇令空紙之半照各地方編寫字號押印完畢外號底簿發諸有行都布按司直隸府州衛所收掌內號底簿并勘合紙本衙門收貯凡行移在外事務發勘合科填寫號紙下各地方比照硃墨字號相同將開去事件奉行完報如號紙盡絕照字號編接如前各該司府州衛候年終將發去勘合并底簿拆粘具本奏繳仍具青冊一本送原發衙門以憑稽查比較此即刻木剖竹革奸弊之符契也始時半印紙交藏內府臨用赴領行之既久因建言者而制益便焉二十四年豐城典史馬堅言今置勘合為券印以字為號次第書之彼此各藏其半凡徵收必合而驗之同然後行甚得革弊之道近聞各司惟以帖委吏胥以督所部少不如意輒加箠楚而其事反害及於民伏乞增置勘合付諸司聽其填寫差遣事畢繳報所司亦必不敢輕發以病民而凡事務亦不至久曠也今日之事亦顧在奉行者何如耳

○印信唐以前莫詳其制竊計唐時諸司因官置印決已非一宋時凡各衙門長佐官員皆有印官有員外置者係兵刑及專達與給納官一切文書各用所請之印行之南渡兵火散失諸司徃徃借用舊印有以不便請者又因費重而止或問朱子奏狀還借用縣印否曰豈惟縣印縣尉印亦可借某在同安作簿去州請印時有

指揮使并一道家印胥吏得錢方給足知當時縣簿尉
官亦必有印方行文書朱又云其時有縣丞用漕使印
者蓋諸司舊印借用上下彼此皆所不計唐宋間人會
際非常倒用印以濟事者有之其因而惠惡長奸者亦
不可勝數矣我國朝建置諸司司置一印以長官掌長
缺則貳署政繁之司官則雖多印無二京官十三道御
史巡按有巡按印外官按察司副使僉事分巡有分巡
印於本道本司印自是判然六部都察院侍郎都御史
等官出而撫視行勘則給關防關防之製又自與印信
別我朝制度過前代者此亦一也

餘冬序錄卷五十六

餘冬序錄室相卷之五十七

外篇第三十二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教學於王者之務莫先焉成周遺冊足徵也二代以降
漢唐宋為達治體而漢未遑庠序之事元朔始興太學
唐仍魏制始郡縣有學然唐郡縣未嘗有額官於學者
宋慶曆間始立學命官時宋已四世矣我

聖祖太學之立未正位前正位之二年即詔天下府
州縣徧葺黌舍無遐僻官為師定以員有長教焉有分
教焉蓋欲挽三代以降之滔流而楫之以溯古之帝王
之所為治文治之盛不俟蘇久而後明也學官之任于

今其不既不重矣乎今之仕者柰何舉卑學官仕而任學官輒惘然不滿望是皆不知所重者或曰有以也祖宗時學官之選加於諸執事一等人皆以師道自持節使岳牧莫不接之以禮而今多不然矣噫仕者不知學官之任為重任學官者其有能盡其職以無負其任之重者乎噫盡其職無負其任之重非大君子不能而師儒之職固君子之所樂為也今之時與

祖宗時異君子居其任顧身所以自重者何如斯可矣○書院之制肇自宋初方郡縣學未立時碩士名儒往往于此焉出今學校徧天下文教熙洽而書院亦所不廢蓋家塾黨庠術序皆所以為成德達材之地揆諸古

法近民之教不厭數也

○途今之仕者非一而其正者曰科曰貢科舉歲貢皆至自學校正途也正途而仕者又有難易遲速不同焉稱薦鄉書奏捷禮闈登名進士籍即受美職公卿大夫可階陟也在學校視食廩為資需次而貢常例府歲一人州三年二人縣二年一人所司上之禮部送內府試就校官者則重試不者送監肄業送各衙門歷事送吏部附選假歸俟取率十餘年始沾一命與州縣佐而正耳科貢之途相去如此嗟夫闐闐啾啾士遊黌舍中孰不以得雋科舉為志志不能皆遂於是乎歲貢雖富學識不能不循常例以常例猶正途也仕有難易遲速之

不同人才固有等第乎而有富學識而難且遲者不有命乎

○宋開寶初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往來公券令樞密院定例施行蓋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家及後法廢遠方寒士預鄉薦欲試禮部假丐不可得則寧寄舉不試諱宋初遠郡小官致罷多芒屨策杖以行不幸丁憂解官或流離不能歸咸平中詔川廣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任殊蓋郵小官意然非禮制所宜我朝統馭四海川廣通舟之地官必南人雲貴地方陸路艱險小官選授法許給驛任者不憚跋涉舉人新中赴禮部試者俱得以公據給驛法均厚矣舊

舉人雲南又獨以遠驛給脚力住處雖不然而鄉貢于禮部亦有進用階非如宋不中復回有重解苦也

○禮部會試天下國初惟南方士子中式居多而南方惟江西吉安為盛北人曾不十之一洪武三十年被黜落者咸以為言

上乃命翰林儒臣復擇下第舉人文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之擢韓克忠為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克忠等則皆北人也明年再試寄監下第舉人中式者四百一十五人次其等第除教授教諭訓導不中者八十七人為州吏目洪武取士之科蓋止於此洪熙元年定南比中三卷以取士自是人才之用始不偏矣

○國朝進士惟永樂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
太宗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俾入
文淵閣讀書周文襄公忱以不遇列自陳詔特許之諸
人日游中秘食於太官月給膏燭費
上間燕之頃駕親臨問特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激厲
而期待之甚至故庶吉士之選至今論者亦惟是科為
多得人今考求其其名業自王文端直王文安美李忠
愍特暨文襄四公外羅侍郎肅陳祭酒徽李布政禎人
知其賢者餘亦不盡知也曾狀元榮在翰林時有邑人
入奸黨事當累及
太宗特原之謂曰朕惜爾才也曾所居近西長安門家

不戒火延及禁垣

上為置不問其受知如此劉子歆當時極有才名以刑
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

太宗世始起為教官不克振竟致仕矣景泰甲戌始卒
壽八十有七若有位而壽以大行于世如王周者一科
可數得耶李忠愍之大節固有科目以來人物也張宗
璉者為常州同知德政最多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于
庭皆哀具饗奠祭累日樞行白衣冠而送至數千人後
數年民不能忘作廟江陰之北君山至今歲時祀焉夫
進士得人如張亦足以不朽矣壽考祿秩繫乎天君子
論人豈其壽考祿秩為豐歎哉客有與春商及近來科

目士者因舉是科吾所知者告之餘請例推

○宋太宗朝呂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等薦名既廷試與李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仁宗朝韓億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介參政子義問鎖廳試部用舉者召試祕閣介引嫌罷之洪容齋云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檜柄國而子熺孫墳皆於省殿試冠多士者異矣春按宋徽宗朝蔡君謨子某登第在前列蔡京引為同族嫌而抑置于後檜無足論已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為嫌景泰間都御史王文子鄉試弗第至自訟焉

事見李文選

春目所及見者

宗已未科

武宗辛未科閣老皆有子入廷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

○自兵民分置之後官已文武異秩漢官階秩品則武高權則文重魏晉而下襲焉若都尉左右校尉以騎步名有秩之文而亦類之武者沿及今日若指揮副指揮以兵馬司名有秩之武而實用于文者漢長安四尉城東西南左部西北右部主追捕盜賊伺察奸邪魏晉而下襲焉武其冠而文其服唐用隋制雖視漢小異然猶選于吏部為品官至五代而始廢宋之有尉增置于開封祥符兩縣者則今之兵馬指揮司是也宋初並用

選人後改差武臣元祐中蘇轍以為言復仍其舊我朝
改勝國萬戶為指揮使次之為同知為僉事皆武臣之
秩而選于吏部者惟在京兵馬指揮司司設都指揮
副都指揮知事後改兵馬指揮司分五城設指揮副指
揮軍知事增吏目職專京師巡警等事所屬地方盜賊
爭競風火街渠凡各衙門事須檢覆無一不在其所當
理前代尉之設自京及外皆有之而我朝兵馬指揮副
指揮則獨設於京師縣不免制於府而此官則獨為一
司尉不免雜武臣而此司一選于吏部皆學校科貢之
英然則今日此司此官之設有武之品有文之權固非
前代之尉之比而亦非今日指揮使同知僉事之所能

恩也春惟古今官資有秩之文而亦類之武者有秩之
武而實用于文者若今日之制不別白而言之後將何
以考焉故因曹君之蘄而為言之如此

○武職在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畀
非從征而犯事者至子孫亦多不世襲也故指揮以下
及鎮撫千百戶之亡故者官為造墳安葬致祭有差其
子孫優給俸例係陣亡失陷傷故滄沒者全支邊遠守
禦出征并出海運糧病故者減半蓋錫之法當厚而又
有節如此世襲子孫親弟姪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
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
二年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法不得不嚴又如此國

初武職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乎
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
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并
招船招人擒首奸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
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三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奉天征討
有功陞職首為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
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
比試永樂元年以後與舊官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
征討者又如此武職之濫其始於此乎正統十四年有
所謂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
者或以陞職或置試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雖然此

猶我

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為例
者今日之事冒功買級紛紛於天下權門勢豪乞養奴
隸足跡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文冊必
麟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則又皆世襲
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嗚呼

○武職冗濫京師為甚俸給不時入非善治生顧行檢
者徃徃捐俸預貸於人比闕給時升勺管人物也本衛
軍士有子本家其親管官旗至俟門而仰面馬冠履倒
置無人為救正者弘治初大司馬始禁各衛所官旗不
得預指俸糧貸錢其富者不得寫人俸糧以營利息欲

正名分意非不善而貧富偶俱怨其不便其禁遂革昔
宋臨安宰到任揭榜民戶不得還私債意亦在於抑厚
利以恤筭獨已而婦人剪髮入市持男易斗粟鬻賣農
桑之具流逋紛然遂復揭榜令上戶放債惜乎當時無
以此爲大司馬計者此事其真無可救之術邪

○京衛上二十二衛稱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都督府
錦衣與旗守等衛並同然其衛洪武十五年自儀鑾司
改置故所隸又有將軍力士校尉等役其職掌直駕侍
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鞫二十年以
非法凌雪本衛官皆得罪將本衛刑具燒毀以所繫囚
送刑部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承

樂後北京照例開設職事仍舊而汪遇漸加視諸衛探
異凡奉旨提取罪犯本衛從刑科給駕帖都察院給批
差官則一官之差一事之行亦未嘗得專也鎮撫司掌
問理本衛刑名始亦與諸衛同而兼管軍伍後專設鎮
撫二員專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增鑄印信各爲一司
今謂之北鎮撫司者非

祖宗制也凡問刑洪武舊制徑自奏請不經本衛凡鞫
問姦惡重情奏請聖斷或奏送刑部擬罪發落內外官
員有犯亦如之制不得用參語則廷尉之評亦未嘗得
撓也今日之事其孰有問之者乎凡東廠及本衛各處
送到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法司從公審察究問務得真

情若有冤枉即與辯訟不許拘定或案濫及無辜此令
去今幾何時法司於東廠及本衛之辨送問者不敢一
毫為平反矣刑部尚有何人而能少易撫司之衆誣者
乎嗚呼

○或問春選將之法春白取之門第不類取之行陣之
得實材求之內服不知求之邊徼之博學為詞第書膏
腴思廢子鮮克讀文書而行陣之徒為言之人不感其
已者生內服者坐而談兵豈知古法之不足恃而邊徼
所出性習安焉地方夷險之跡靈昭向背之情固其少
而諳之者也然則執此為今日選將之法可乎天地生
才彼此何間乎此言特舉其大凡耳而今之選將者乃
復相以軀幹制以階資較以騎射察以過失裁以章句
而其他美一無所於計是白起之精悍不用於秦韓信
之落魂不用於漢杜預之射不穿劄不用於晉李靖之
身法罪累不用於唐而韓世忠之目不知書者不得用
於宋也豪傑知畧出衆之士不幸而在下位其姿貌膂
力不與才副而吏議罔貫文字弗取將何以自發乎然
則選將之法其必畧是而後驪黃牝牡庶幾其不失也
嗚呼今之任選將者其足語是也乎

○兵家以勝負為常而人物非成敗可論何哉事幾之
會有在我得為者不得為者得為不得為之間有幸者
焉不幸者焉幸而勝而成非必勝而決成也君子有不

貴者焉不幸而負敗君子不訾其負罪其敗而重傷其不幸蓋君子之論不貴於幸也如此

○事由勢為緩急以機為進退曰緩曰急勢也緩急之際機也勢有二而機為一故論事者貴辨乎勢而善處事者必審乎機吾邠近日之事其在民也有甚於盜賊之為患者乎其在上也有重於用兵者乎此其事勢之急與其機宜何如此吾耳目所及吾得而言之自戊辰秋賊出興寧隨犯吾邠己巳之春冬桂陽桂東宜章永興諸鄉邑遞遭蹂躪歲無虛月暨今庚午夏抄而始息一方生靈皆湯火驚魂豺狼成骨肉草莽化居室財帛忘卷席坐不敢弛裝久矣長沙寶慶衡永荆襄辰靖之

兵禍之奔命前溘後仆甲生血鱗胃養瘡蝨寒暑果

曠日逾時勞苦而功多其誰乎中間事勢更變靡一豈

不屢有可乘之機而三載于茲不免重困民生而苦將

士始之失而終之得也甲之率而乙之成也緩急之際

進退之宜謀以執其論誰以專其處而事以責其人而

功以歸其身嗚呼天下之事未有不辨乎勢而可以興

舉果有不審乎機而可以收戢者也是故明者於勢辨

之用蚤智者於機審之在微壅滔天于涓流撲燎原于

星燿足駐峻阪耳掩迅雷以適是勢而投是機其視民

患急於救焚拯溺而用兵精妙比之出神入鬼英聲茂

烈取捷旦夕此豈尋常行伍悠悠迷替之徒所能辦哉

嗚呼疇曩吾弗論已今茲以往地方不猶有當處者乎
吾嘗有疏聞朝廷吾不能謂今茲可安於無事而習疇
曩之壞於無備也

○春頃銜命三邊將官副叅將而下隨行境外彼已裝
束與諸軍同軍士衣甲鞍馬之類皆與邊地塞草一色
有警易於按伏故也將官服色不異軍士臨陣對敵使
賊不得識之萬一遂陷不測猶得給而脫也西魏河橋
之戰王思政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久經軍旅每戰
惟著破衣敝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宋殷孝祖楮所
之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
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

不與得乎孝祖果於陣為矢所中死昔衛懿公不去其
旗以敗於熒闕雲長望見顏良麾蓋而得刺之於萬眾
之中故鷲鳥將搏必匿其形而唐李晟每戰必錦袍繡
帽出入陣間使賊識而畏之宋韓世忠之戰淮陽亦錦
衣驄馬立陣前以示敵且遣人語之何也將非李韓其
人而效之幾何不以身予敵耶

○春徃使陝西見西安城上舊貯鐵砲曰震天雷者狀
如合碗頂一孔僅容指軍帶久不用余謂此金人守汴
之物也史載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舉火發其聲如雷
聞百里外所製圍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者是也
然言不甚悉火發砲裂鐵塊四飛故能遠斃人馬邊城

豈可不存其具城上震天雷又有磁燒者用之雖不若
鐵之威軍中鐵不多得則磁以繼之可也飛火槍乃金
人守沐時所用今各邊皆知為之不著弘治十一年今

京致造不果

○寧夏近作戰車一人可推而四人翼之其制面設一
牌以衛人箱上橫兩鎗床左右附兩銃俱孔達牌外牌
下拴二木止則為車前脚行則鐵鈎約之其牌亦有消
息可偃豎車近身為繩袋裝搭什物臨戰時鎗銃之類
惟四人便之入夜下營人與車從車之取於戰陣大抵
防衝突耳然非比地之平不能用也
餘冬序錄卷五十七

餘冬序錄塞壯卷之五十八

外篇第三十三

椰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國初中原地兵興之後田多荒蕪

太祖命省臣計議民授田設官以領之省臣議置司農

開治所河南司設卿一員少卿二員丞四員主簿錄事

二員從之時洪武三年濟南府知府陳脩及司農司官

免十五畝又給地二畝與之種蔬有餘力者不限畝

處開墾無牛者官給之守禦屯軍遠者亦給近城各開

從其後六部並建司農屬戶部各省設布政參政等官

於是革去

○周世宗顯德二年詔應逃戶庄田並許人請射承佃
供納稅租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
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
年外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還之限其近北諸州陷蕃
人戶來歸業者五年內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一
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此外不在交還之限其旨明白
推之今日殆亦有可行者

○洪武二十七年命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
栽桑棗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戶內共出人力挑運
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三尺然後
分栽每五尺闊一壟每一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
三年共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遣
充軍茲蓋生道殺人雖死不怨者也

○宋程瑛紹熙中主臨安府昌化簿時邑酤額重權禁
嚴有種秫者官必履畝而籍民以為病瑛言於御史奏
蠲其額百里德之種秫加稅蓋宋時法如此我國初亦
禁種秫此禁酤首務

太祖皇帝定金陵之丙午年令曰曰余自創業江左十
有二年軍國之費科徵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為可喜
然竭力畝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
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
為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而今農

民今歲無得種糯米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之富貴也及後酷禁開故至今不行

○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則福建為多天下貢茶但以芽稱而建寧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則建寧為上國初建寧所進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如宋蔡謨所貢茶例

太祖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一照各處採芽以進復其戶五百俾專事焉事責于有司有司遣人督之茶戶不堪於是洪武二十四年又有建寧上供茶聽民採進之

詔只此一事知

祖宗愛民之盛心矣

○西番之人資生乳酪然食久氣滯非茗飲則亦無以生之番饒馬而無茶故中國得以摘山之利易彼乘黃此中國之利茶不可無禁也若守邊者不得其人不通賂商賈縱放私茶即假名朝廷橫科番馬既虧國課又啓戎心洪武中我

太祖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聽西番納馬易茶因置金牌勘合命曹國公李景隆直抵西番令各番酋領受俾為符契以絕奸偽詔定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符認納差發馬匹給與價茶有以私文出境者斬關隘不

覺察者處極刑民間畜茶不得出
者籍其園入官三十年勅兵部
所仍遣僧管箸臧下等往西番
歐陽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
貨鬻倚勢橫暴所在不勝其擾
而藩閩大臣皆奉順不敢違倫
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
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
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
捶不堪以其事聞上怒以布政司
官不言併倫賜死保等皆伏誅茶
貨官河橋吏特嘉勞之曹國公還
自西番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
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
衛騎士國初之法如此永樂十三年
遣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正

統十四年停止茶馬金牌後每歲遣行人四員巡察
販自潼關以西至甘肅等處通行禁革咸化十四年秦
淮定差御史一員領勅專理今法之行非復國初而所
得之馬歲益微矣

○鹽之貢載夏書掌鹽之政令見周禮當時但以共用
不籍爲利也管仲相齊正鹽筴利源始開漢武置鹽官
鹽於是禁推後此有國家者於常賦外必資焉北魏
時甄琛乞施禁元勰乞如舊宋儒謂其言皆非中道
夫山澤之產盡捐諸民不可欲盡屬官則亦未宜惟於
官無貶於民無傷上得資以富下又得資以生斯善矣
唐乾元初舉天下鹽利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增至六

百萬餘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蓋劉晏規畫之力晏於國計大較取濟江淮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爲錢六七百萬緡議者以爲一州所入過唐天下數矣然建炎鹽直視乾元所權貴三四倍而緡錢輕甚其數多寡不足量之以爲盈縮乾道間葉衡奏今財賦之源煮海之利居其半則宋之仰給於鹽固猶唐也衡又云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之害也今日之鹽煮海者徧東南煮井者火鹵種顆者出西北屬轉運司者六屬提舉司者七轉運司歲辦引鹽共二百十萬有奇而兩淮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實得三分之一有

奇其地據兩京之間行鹽之地皆人物蕃阜之邦此諸他司又最曠遠所謂私販之害不有憲臣臨之其能免乎我朝自設轉運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闡鹽課宣德十年差御史於兩淮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其後歲每一差以揚州爲駐節地揚州有巡鹽察院當自正統間始景泰三年差御史巡河兼理兩淮鹽法未幾仍改巡鹽自是以巡鹽兼河道事鹽法之任益專查盤清理糾治興革文武官吏一聽其條約非如始命專巡私鹽而已然則臨是任者不有因時制宜通變之才其能勝乎淮鹽至正德間十九入權奸之漏卮無復有法嘉靖改元憲臣始克拯故而貪商鉅袋五倍其重法亦非舊法四

年乙酉戴君奉

今天子命理鹽法於兩淮慨然曰茲國家

猶唐宋也茲法於祖宗舊凡再變矣吾夫敢三變乎

適既加注磨又慨然曰穀額價增以

賈窩之弊三弊未始盡如何不

年條約既布年終改觀官吏咸服商與竈丁無隱交結

販屏跡日

才之所致也

○洪武二十年命兵部榜諭天下凡公侯駙馬奉命出

使其隨從及

又命兵部遣使籍杭潮嚴備金

徽州等府市民富實者出資市馬充鳳陽宿州抵河

鄭州驛馬戶今河南有市戶馬是也是年河間阜城

馬戶以孳生馬來

上曰馬戶應役惟仰於馬然芻豢之費不輕故嘗命兵

部榜諭凡驛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何居遂還之

○洪武二十四年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勅曰

佛者曰禪曰講法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

循本俗違教敗行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州

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毋雜處

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

者聽其佛經番譯已定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醮亦不許拜奏青詞各遵頒降科儀民有效瑜珈稱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天下僧道有勅立菴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二十七年榜示天下寺觀凡歸併大寺設碇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一年高者率領除僧道俱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為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脩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不得私創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民間充軍不許收留為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下願為僧者

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為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為議論沮令者皆治重罪永樂六年令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山做工畢日就留為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僧擅容留者罪亦如之十年又以僧道多不守戒律諭禮部將洪武中嚴禁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十六年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宣德八年令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成化十三年又禁約遊方僧人凡僧道住持勅建寺觀許二人勅賜并在外寺觀各止許一人弘治十三年

令凡漢人出家習學番教不拘軍民曾否關給度牒俱
問發原籍各該軍衛有司當差若漢人冒作番人者發
邊衛充軍

○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本
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私自
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十二年天順二
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弘治五年自淨身者本身并下
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鄰及歇家不舉有司里老家
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乎未殘者法甚嚴也宣德二年
令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原伍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
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小

旗里老鄰佑一體治罪成化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
史錦衣衛官督逐回籍弘治元年錦衣衛拘送順天府
遞發原管官司點聞知在不許容縱十二年先年淨身
人曾經發遣不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
遠充軍其戒約於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當滿朝
金玉塞途至今日而益盛然則法果行乎洪武元年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宋皆為宦官敗壞不
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愧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
小心勤苦如呂強張永輩之徒豈得無之但聞國承家
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使
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

罪亦入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
為亂豈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巳朝退雨有二內使乾靴
行雨中

上見及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脂為此非旦夕可
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謂侍臣曰嘗
開元世祖初嘗見侍臣有著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
之皮為此豈不廢物乎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嘗歷艱
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勅百
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洪武四年中書省臣
奏議宦官月俸宜量給米三石初宦者為謙官既支米
九斗中書謙官既為官
宜量
給

上曰內使華食衣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
月支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五年定宦官
禁令凡內使於宮城門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笞五
十後罵而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官鈐束而抵罵者杖
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監官者杖七十內使
等於宮城內鬪毆先鬪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
等後應理直而傷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鈐束而毆
之者杖八十毆傷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監
官者杖一百傷各加一等其內使等有心懷惡逆出不
道之言凌遲處死有知情而容隱者同罪知其事而不
投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十年有內使以文事內廷

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遣還鄉終身不齒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妄幸得與謀者况閤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似僻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十七年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官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姦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具為害非細一問有發奮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二十四年豐城縣典史馬堅言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設置宦寺守門使之傳命令給灑掃而已然往昔之君多為所制由其為左右親近之人故其言易入易信遂養成內患而不自知也願鑒諸史籍裁擇冗員以防異日弄權之患

上嘉其言有關政體二十七年申定皇城門禁法凡內

明季宦者
如王振汪直
劉瑾魏忠
賢等掌兵
政曰未厭
權勢極盛

至唐滅國
較之唐時
與朝恩尤
昭從某橫
不可收拾也

官內使小火者出入各門守衛官軍務須比對銅符若
本無銅符及有而不比輒放行者治罪比符之時仍要
搜檢精細揣捏交檔或將帶金銀段疋衣服等項須憑
勘合放出或有公差幹辦事務明白附寫前去某處公
幹及辨驗身上衣服是何顏色見數明白隨即附記事
畢回還依數點進但有點對不同即時奏聞治罪二十
九年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無憚謂侍臣曰當時坐
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
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
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亦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

曰漢末宦官尚無兵權所為不過假人主名以亂四海
至唐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
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
擅作威福朕深鑑前轍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泐傳
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
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閹兒今謂之淨身人猶唐之所謂白者懿宗時諸道
進私白者則今之私自淨身人也

○唐宣宗懲閹宦之橫令狐陶密奏云但有罪莫捨有
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予謂此法亦可行之為僧道者
○達官尋常出入乘輜不知始何世或謂命車制廢則

本朝制度
大職雖從
入微末員
止不乘轎
武職三品
以下均
來馬

有之宋人記王荆公居金陵特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春按漢書井丹在信陽侯陰就坐上見就起左右進輦問曰昔桀駕人輦者是耶然則貴人不道以人代畜漢有陰就一人自井丹言觀之兩漢之君尚無人輦臣下安得有輿唐書房玄齡病稍間詔許肩輿入殿此特出上命然耳唐會要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檐子如疾病即任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檐夫自出錢雇其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是知唐宋前未嘗著許乘轎事也朱子語錄宋南渡前士大夫

皆不其用轎如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轎猶力辭乃受南渡後則無人不乘轎矣春考汪浮溪集有行在百官謝許乘轎表正是南渡後事今制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聽乘轎四品以下雖堂官亦只乘馬得以方抗隨簾持交球在外司府州縣大小官並有欵給馬若武臣雖勳爵侯伯而下制止乘馬亦不得持床抗不然以違制論士夫老病聞退去京遠者從便我國家令式之詳如此
○京師制不許用涼織暑月惟堂上官得用黑油長柄大扇科道部屬官自以撒扇障面南京堂上官舊用單層絹織科道部屬用大扇間亦用小絹織然皆非制前

國朝制度五品
以下用紅織
正柄油長柄
大扇在儀
仗四均許
四用

明言者謂兩京事體相同亦曾禁止按宋人秘錄京城
士人舊通用青絹涼織大中祥符間惟許親王用之餘
並禁止後又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織出入與今日迥
不同也

○五方之色南為赤四方之神南為朱鳥赤與朱一也
在綠為緋九宮離曰紫紫蓋易傳大赤之謂赤之極深
者唐宋品官制服用緋紫謂緋曰赤曰朱不曰紅紅非
赤朱比也宋人記唐宋制用紫有禁所謂紫者乃赤紫
今所服紫謂之黑紫以為妖服非品官服中色也論語
紅紫不以為褻服注紅紫間色不正色也金大定十五
年詔親王百官僕人所服紅紫改為黑紫彼夷服不足

道也今人例以赤朱為正色者蓋不知其有赤朱之
之別然則聖人所不取於褻服者而後世所取於朝服
會服耶豈有辨矣

○唐權融吏部兵部選人議有東西曹之名東曹謂東
部西曹謂兵部也國制吏戶禮兵工五部在長安門東
與西五軍都督府對其刑部并都察院大理寺統三法
司又在皇城之西西曹所稱同於唐而所指異矣
曰東曹刑曰西曹所稱同於唐而所指異矣

○南京法司在太平門外鍾山后洪武十四年立中刑
部右都察院左五軍斷事司一曰稽仁二曰稽義三曰
稽禮四曰稽智五曰稽信又左有大理寺審刑司公署

九所相比類天文貫索九宿故總名曰貫城車駕嘗幸
焉有諭刑官之勅獎戒備至後五軍斷事及審刑司皆
革去所存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今謂之三法司

錄冬序錄卷五十八

冬序錄終玄卷之五十九

外篇第三十四

郝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藩省之職寔長守宰所以衛運而柄持者惟以養民為
責寒飢而衣食疾苦而撫惻頑梗而導化冤抑而伸雪
凡為師帥承宣之事皆所以養民也然國家制用上不
能無取乎下上有以取乎下則下不容無所出下有所
出則上不容無所司藩省之所司固財賦也嗟乎財民
心也欲民剖其心以出供上而曰吾養民也而可乎上
取乎下勢必然者吾是司也取之有制賦之有時歲支
物計視出納盈縮之數為經費多寡之節使民心無所

於傷而水旱有資於賑救征役不妨於調食非養民之道乎吾見長守宰司財賦而盡養民之道者之不易其人也今兩畿外郡縣分隸於十三省而湖藩轄府十四州千七縣一百四其地視諸省爲最鉅其郡縣賦額視江南西諸郡所入差不及而湖廣熟天下足之謠天下信之地蓋有餘利也積習久而成法墮吏盡民奸誰與爬剔簿書山委訟牒絲紛徭役不均追需無已守宰其人而或少強焉國課軍儲預借何地將一切繩之嚴急官府未見奇贏而民戶已先彫億職銜柄於是者可不善其所司也哉湖之諸郡縣比歲天時好乖走豎驅螭人不聊生山林盜賊緣此嘯集徼塞蠻夷亦乘間竊入

到殺巷哭在在而然利源堙涸生物鮮少蓋必有通才穎識之士職之藩省以長諸郡而郡得人以長諸縣庶乎其出於有司者之不傷民心而養民之道爲可盡也

○福建地開八府其半負山半瀕于海倭夷之未集士卒屯戍所在困庾苦於空耗田里之所供給陸軍水載雖弗及於京師而地方坐食之費仰諸有司歲恒急布政司作長民牧所以帥諸郡縣承流而宣化者其佐出則任分守責焉蓋不獨區區財賦督而已也使者行部以宣德意躬教化爲務閩粵之域自宋南渡後真儒繼出文獻可徵曩今不衰論者比之鄒魯然則其地帥

臣殆又不可以俗吏而爲之者也謝君爲之其勝任哉
○司牧之職府君尊其在十三省則三司轄焉而南北
畿無三司府得有其尊兩畿諸府財賦軍需之給視他
省居多而要舟車之會擅水陸之饒南畿于今日國家
所賴尤多也任府牧者宜何如有府之尊不負今日之
所賴而始可耳太首當衙象左右視無已時聽煩而請
叢是故必有佐通判郡佐也尊與太首埒歲以事出按
屬邑至二三百里外邑吏奉候惟虔決獄治盜興學督
稅審徭役清戶籍飭風俗詢便宜邑吏惟命之責成焉
故制府有首有佐員備替治事額分理一或非人而莫
爲之轄則個尊以震下今日之所賴者不口負乎是故
銓部愛內地爲股肱郡擇材而牧每缺輒非其人果才
美職則不肯輕畀而張君來判南畿之鎮江府府無三
司之轄而要舟車之會擅水陸之饒者也京口之民恩
感奉宣力勅効輸財賦軍需之給上無匱乏之憂而下
不見徵歛之苦國家之所賴於京口者豈嫌多取哉俸
駕于行二三百里外丞尉警侵惰卒胥戢機牙灼灼領
期約之患後命也若是府牧之尊而何惡之有
○朝廷設官凡以爲民也自漢承秦有天下來守令實
親民之職治人之本環千里而郡百里而縣千百里之
休戚繫之是故爲民擇人莫重於守令畿甸內地爲郡
若縣天下視爲根本朝廷倚爲枕臂郡守一非其人即

貽民極之害是故為地擇守莫重於國畿漢詔守令民
之師帥近地稱左右翊唐制郡守錄名御屏近地稱四
輔我朝建布政使司比古十二牧以轄遐外諸郡而南
北附京近地則直隸京師是故其官其地之重可知郡
屬布政使司者職於民雖親不如藩臬得有其尊藩臬
曰監司者官於郡雖尊不如郡得親其民今畿甸諸郡
下有諸縣乎專屬上無藩臬之轄官加重矣其可不重
擇其人以重是官乎舒桐之域留都上游自漢末三國
來鉅鎮所在江淮之屏蔽要衝在焉地加重矣其可不
重秩其守以重是地乎

古侯國地方不過百里自秦罷侯置守以為郡郡大
者往往方千里郡守之職擬於古諸侯其不允乎
漢仍秦制稱郡太守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奸事無不
統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更名相然所掌守職也後
漢尚書令僕射出為郡郡守入為三公如揚太尉袁亮
州刺史也蓋重其任固然晉而下守相內史並銀印青
綬唐刺史加號持節宋令不任守臣不為郎蓋猶兩漢
遺意唐宋鉅卿出者多典郡為郡聲起即膺顯授如宋
廣平公璟李太傅迪杜祁公衍輩皆兗州刺史居無幾
位望所到已如此然則郡守何負於吾輩哉吾輩為郡
能如揚如宋如李如杜之在兗州而後自護予不負守
可也魯論所謂千乘之國侯國百里者也今日有能以

里計賦兵車事乎民將告土陘戶貧物力詘予恐官有所弗能強也今郡大於古侯國而屬邑不能從侯國之賦其賦多達耗焉故爾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魯論首卷中語今日守若令所宜恒省坐右者也宋人記李文靖常讀論語告問者曰沆為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文靖蓋極意行斯言者兗州古少昊之虛東魯封國班孟堅志謂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而又謂魯道衰孔子乃脩六經述三代之道是以其民好學尚禮義重廉耻而又謂今去聖久遠周公化微孔氏教衰民趨商賈好訾毀多巧譽其好學猶愈他俗一篇間數致深歎何者我國家興崇聖教力回古治凡教養責有吾君吾相任焉守若令實奉以行一變至道非孔氏徒有望其誰喻君所謂聖人之徒而治乃在聖人生長遊歌鄉遂之地今日宗廟所寄四州二十三縣所仰利惟治劇才宜為所貴於治劇才精強以制撞突明察以懾欺侮嚴厲以示機防勤敏以應期會矜持以端鍊異愿恪以見稽蹈恭順以免仇忌長厚以消怨讟而春所望於君豈獨是而已

○用世之士任踰于力何如力過其任名浮于實何如實過其名力之所至充與詘在已名之所加有餘與不足在人在已者可懼在人者不必計吾力甚充而人不

吾盡知矣愚焉吾視吾任力無弗勝名無弗稱無扛鼎
絕筋之殆有破竹遊刃之便是則用於古而饒於實者
之所貴也貴陽居荆廣川雲之衝實西南邊藩思州其
絕傲去兩都八九千里舟楫不能至郡夷雜揉反側無
時喜則人怒則獸狃奔豬突難可常法繩御今乃枉祝
君之才守茲地荒陬寂濱羅施之舊域而奇寶橫擲諸
道傍得無有不盡知君者乎夫士所患名實莫相副爾
若有實以勝其名人不盡知使才力不盡展於任用奚
患焉且夫士抱利器未有不因地而見者所遇既有地
見知自有時朝歌渤海麇鼯虺蜴虎豹蛇螭之區皆造
物以貽豪傑建勛樹業之處孰謂君名不自茲以顯任
不自茲以大乎

○雲南在古梁州之南乃徼外夷地三代封建之所不
及秦置郡縣亦不與焉漢武南平百粵改梁曰益始領
於益州部刺史然西南戎湓土之域兩漢亦特相羈縻
爾自唐迨宋世據蒙段二氏邈如外國元舉吐番兵入
大理始開行省置宣慰宣撫諸司然以夷治夷聲教固
無取也我朝統一天下改行省爲布政司若雲南所轄
爲府十有二爲軍民府七附府莫不爲州爲縣爲長官
司而間以軍衛軍民指揮司守禦所謂宣慰宣撫惟
至遠純夷不可設流官處乃仍舊故如廣南西道宣撫
司宋之特磨道處懷智高之裔者亦從置廣南府焉我

朝疆宇之拓威德之被內盡四海外該八紘振古未能
或之先也鎮沅元江等府無流官蒙化景東等府流官
祇佐貳或首領而廣南府獨有流官正員

祖宗深意蓋欲內地視之罔斯民於同仁中也然則爲
天子命吏以正員蒞茲土可外而弗教邪而數十年未
有一入其境但寄理於鄰郡者何也正德己卯春叨都
御史持節雲南之明年廣南正員缺不聞其府士民事
稷藩臬間喜其地方和謐非他土官部落比以爲得賢
守至不我鄙夷家喻戶曉興行禮義其時乎嘉靖壬午
會春替還此願竟未酬也越四年丙戌葉君拜廣南知
府來問予其有以酬遠人之所願望者乎今川蜀貴竹

土官弗靖坐除削更易流官一再世後風俗與內地同
已徃徃而然茲土置府設官肇自國初漸被德化久矣
矧今士民復異於他部落國家聲教四達煌煌天下今
固無不可化之民君子無不可居之地也

○仕何貴乎吾欲致君而澤民噫致君澤民之事業非
一命之士可自委而崇階峻級非可一蹴至也始仕者
何願乎今之位通顯者大都自進士始內而省署臺諫
外而知州縣事進士一命皆得爲之而內外臺省州縣
異焉故人情於爲縣每有不樂焉者人例曰爲外官甚
難而莫難於爲縣不知所謂難者何指將負氣翫髀謂
委曲之難盡耶將宅心夷曠謂猥瑣之難任耶將欲行

其所學而媿媿求合之難耶君子居其職則治其事有以事上有以使下簿書期會何厭於煩君子之任也欲膏澤下於民孰如親民之職近且易而預難此而不樂耶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疫癘之不期民就窮而歛愈急韓愈氏所謂刺史之難為也今常賦外科條如蠅毛民生自謀朝不及夕不獨無恒產而已水旱疫癘幸而獲免官役私庸身資歛具終歲僅僅莫克自償五兵之用百工之材部院下司府府督州縣縣吏視民如此其何以處之有志於澤民者吾未其為縣之無難也○今之世守令行事豈有得遂如其志者權不得專而責則於歸今誠欲行吾志惠吾民奈何上之所取辦於

我而我之所歎焉民者天之設也為民而守令民之師帥論政者必先為民而後為己行得民而治之其處之也必有道而後可夫先正有言治愈大則愈難為監司不知為民而為郡不如為縣何哉監司有良法不能保諸郡之吏以行郡有美政不能使諸縣之民而悅日豈憚為縣之難者乎夫歸今之謂為難也事有吾力所不能為者得為民便非吾力所得者吾實下官而欲見諸設施勢自難以直遂是故素問之問於善者有從史之道焉於利害半者有斟酌之道焉於其可奈何者有通變屈伸之道焉世事豈得

善志要於吾志得行以惠吾民而已雖然今之世事難
直遂豈獨為縣而在下官然也雖然亦豈獨今之世乃
然也哉春頃辱監司之責身親其難嘗以吾人而口弗
能悉其所以然范君行當有以驗予言之所未悉者予
茲言未必非君他日大任之一助也

○朝廷設官凡六為民也而最親之官於民最親邊方
之民去朝廷最遠官於民有最親也則不可不擇其人
以任其官民去朝廷不能無最遠也則不可不為其
民而慎擇其人此自昔知治體者所以欲均內外之任
使無偏輕之患而審天下之勢者所以又謂近之可憂
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然則任官人者於人之才且賢

而不免于外而遠也豈勢則然而其道不得不然乎
下之大必得人而後理勢雖有遠近內外之殊而普天
率土皆在王者一視之仁之中內外民之遠近其皆有
軒輊哉人之才且賢而官之外而遠也今日求治之道
蓋不得不然矣

○百里而縣十數縣而郡郡守統于上守一易得人而
令十數不易皆得人也十數縣之地之民其事之繁守
不得一一親按而躬治也是故郡必有佐同知以清軍
通判以督糧以捕盜而推官則以理刑為事凡郡所屬
軍伍錢糧盜賊徭役事入訴牒者守之所當問推官舉
得問之而又得以時按行屬縣以考政臧否察民休戚

推官得人豈不足以助於守以感動諸令而可不慎擇其人耶唐張九齡氏謂民衆懸命縣令宅生刺史而遠郡牧守視爲斥逐刺史乃爾縣令可知宜重守令以救其失此有見於郡縣之官與邊方之民者也宋蔡襄氏謂太守之責不若司理之重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則平之於尹尹不能平者平之於守守視其大者必下之司理以考其情而行法焉此又有見於郡佐之爲推官者也然則今日之慶遠百粵故地爲郡若縣者當慎擇其人而爲之推官者其可不擇其人之才且賢耶

○君子之任必膏澤下于民爲務士而之有志者必曰爲國爲民要之孔孟之所以教亦惟仁民愛物而已噫我亦民也不有以立乎民之上我之所欲爲者何所施立乎民之上則上下懸隔彼不獲情訴我之所施者又何能以遽達其勢如此君子欲爲其所爲而如其志其立乎民之上而親乎民者歟勢足以行而上下之勢不至於懸隔嗚呼此君子所爲慊也今之守令非所謂親乎民者歟嗚呼君子而親民民不被其澤者否矣斯民之望豈不以得愷悌之父母爲慊也哉而君子不必皆親民守令不能皆愷悌其人春於今日漢宣之詔二千石明帝之論郎官不能無感焉長民之道惟天下長者能得之然其末勢或以不職墮事吏緣爲奸民不奉令人見其長者之如是不忍其斁也而裁之於一切威嚴

之政政事精明聲名起焉守令相尚以為斯世無所用
于長者則何愛而不任刑罰以與民從事求稱其位卒
之吏民之手足兩忙而莫措推其故豈長者之弊顯使
然哉抑激之者之過也噫能得長民之道者其惟長者
其資樂易廉平而又其才通於世務其智內敏善察簿
書不爽所謂淑人君子而弗近弗踈者乎

○三代而還教化之在天下微矣世不古若果誰柄之
論治之士所必先守令者彼有識也三代之教化容籍
無以攷哉邦國都鄙所施之法亦在其所治耳後世郡
縣裂甸服為之守令者職在親民柰何習焉本之顛而
甘糜簿書期會間區區財賦之督詞訟之理厨傳之飭

求免不職之誚而已功名念熾往往飾貌以欺眾假威
以怙愚立異以求功劇隅以希俗才能或可稱于世道
乎何散名譽雖可歸於教化乎何益如此而望世之古
若可得乎漢董仲舒告其君有言郡守縣令民之師帥
師帥云者國教化之所為責者也漢去古未遠循吏見
史傳已無幾潁川之霸聲之茂著稱千載然政豈有他
異所講宣奉詔令百姓鄉化所謂吏民親愛不忍欺之
教化夫行道不拾遺者天下守令使皆其比何漢不三
代猶漢而還教化之在縣縣如潁川如密者又絕響
矣世未嘗之能吏而循吏不可多得論治之士故每深
論焉郡分于縣守稽成于令令於民乃相家庭朝夕其

之職惟進士令之受是任者可復習其本耶

○士君子苟不安於處是雖仕途隨所至必求所以不
吾憂者密階宮爵職一皆聲勢之徒甘心焉士君子
否也所謂不吾負者吾仕所至得吾所事焉耳守令之
職在民仁民為吾之所事孰喻比其親切而或迺不樂
為之嘻恃矣吾學何事於此而盡吾所以仁民者民安
善治令不煩而事得理去也撓之民將吾留久也思之
民將不吾忘簡冊書之後且將以為長民者勸也何一
昔之馳騁而足羨哉唐宋迄今仕者率重內輕外然宋
陳希亮歎乞外敵彼誠自顧恐負所學不務虛擁名器

使民不沾惠澤故也今有如希亮之所存者乎

○士君子之道於出處間見之所以為出處之道亦惟
隨地以盡吾忠與孝耳七一登仕版易處而出移孝而
忠雖所以致隆者有在而臣子之職要不容一日而偏
廢也古之人有不仕以為親者若李密抗表之類是已
有為親而仕者若毛義捧檄之類是已若仕而為君策
名委質古之人皆然而亦有為君而不仕者潔身亂倫
君子不為君子之不仕必其時不足為也今吾人在素
天舜日下非宜出而仕之時乎吾及養於吾親於吾仕
之時則其階資不足計也顧吾力盡吾忠與孝何如耳
亨爵厚祿不易受高班劇司不易任吾求之心而報稱

之事有一毫未至即不能無媿吾媿乎其位孰與官差
卑俸差薄職任可從容者之不失吾忠與孝乎

○萬戶而為之丞制自秦始漢仍秦郡縣天下其職不
廢後世仍漢或廢或復究其所任并諸曹掾史事丞舉
得署之然有習習不樂於安陵者焉轉監田而有負余
之歎者焉何哉非其職則然而二子所值然也我朝郡
縣有位不異古而責任為專縣大地要衝而事繁丞二
員次丞一員縣小地僻而事簡令可專理也即不設丞
丞之設不徒然也領馬者專俵牧領田糧者專徵科領
壯款者專捕邏員外所增者事猶專所領况其正員而
專以任縣者乎

○令之貳為丞其下主簿尉而簿於縣實網紀焉唐人
謂丞雖尊其勢反出主簿尉下是簿得與令可否事也
宋開寶復諸縣四百戶以上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
主簿兼知縣事是簿之與令責任均也我朝縣無大小
必有令縣小無丞必有簿是丞可裁減而簿不可無也
操刀尺據準繩以勾稽以糾違督賦定徭追胥詰盜皆
主簿事也噫簿之責任在其縣亦重矣士始仕得簿何
抑屈之有

餘冬序錄卷五十九

餘冬序錄極陽卷之六十

外篇第二十五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古者禮以為教教有弗帥刑始用焉虞廷命官典禮典樂任人雖二為教則一降及三代周官宗伯之任遂得兼之周官宗伯掌邦禮司寇掌邦禁其治神人和上下視詰姦隱刑暴亂之為職宜不可以一而明刑弼教為致治化之具則又未嘗睽乎其視為二也書曰朴作教刑刑未嘗不用於教傳曰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夫齊之以刑之視以禮者効固較然殊矣漢董生有言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未禮

防其本用刑非聖人之得已不教而殺謂之害是故聖人在位必先教而後刑焉古之宗伯今禮部之長司冠刑部之長是也刑部與都察院大理寺鼎立稱三法司皆司刑之官然弼教題坊古意自在禮部內而國學外而府衛州縣學規制之興勅條格之宣布生徒科貢之考試行留公移必經焉此外王朝鄉國冠婚喪祭貢獻燕享凡禮樂之所有事何莫而非教也而顏公自為監察御史被選擇大理左少卿連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副都御史拜刑部右侍郎進左至南京禮部尚書所謂三法司者已徧歷人皆望其當正西臺以長風憲而出尋南宮不能無脫繁就簡去勞趨逸之疑而春以為此

我

聖天子先教而後刑先本後末復古之深意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公平生嘗優為於法司矣而今日欲禮以為教以副我聖天子復古之意不殆有餘力乎

○國家奉使大臣有地方專責者自永樂年來惟巡撫官為然巡撫官設南北畿暨十三布政司有專責而恒命者自宣德年來惟都御史為然都御史在地方既承專責又奉恒命凡事無所不當問若錢穀甲兵繫厥地安危激揚操縱朝廷有弗屬焉者乎是故自正統年來都御史巡撫任已重而奉使大臣兼巡撫則北惟漕運

南惟兩廣軍務稱總督官為然巡撫地方於兵與食厥
繫既重必首當問而總督實兼之漕之所主錢穀兩廣
主甲兵凡無所不當問於巡撫之事特旁攝爾然則總
督之事之尤重可知已南北畿十三布政司之設巡撫
用左右副僉都御史居多而漕而兩廣總督兼巡撫大
較左右都御史匙用及副僉者兩廣邊嶺海蛟龍虺蜴
虎豹宅蠻夷悍勁易動難安戎旅之用無歲無之然亦
特偏有所重爾國家就北建都郊廟朝廷禁禦邊徼凡
百司庶府吏士賓客工役應祭祀祿給享燕供饋錫賚
施卹之費歲億萬計率仰東南南賦稅率由河漕京
師視河漕譬諸人視咽喉人胡可一日無食咽喉胡可

一日不通其為重而尤胡可與彼偏於一方者北河漕
之制分兵民之賦半天下府衛力以為轉輸官軍十二
萬七千八百有奇舟萬二千一百有奇輸糧石帶耗六
百萬有奇領之以將帥臨之以風紀風紀之職非大臣
中妙簡時望積年勞於累任著諳練於歷試深且久焉
其人如何辦此

○聖朝統一天下非前代可比任官有遠近殊地大使
然然柄任之法非如前代常衡內外權重輕也故仕途
歷臺郎給舍者多不免外遷監司郡守為監司者秩無
加馬資級當遷則用次補京堂卿佐貳或留撫于外得
便宜從事誠受主知胡功業弗克樹顧人恒情喜脫勞

就逸外多責辦不若內優裕無他慮故官尊於監司者
恒喜內南京亦內也欲簡逸自便茲地無不可而京師
為近留都六曹今日猶國初制而事權歸京師則朝廷
任大臣法不得不予近乎急衡大臣之任移自南曆諸
北使又內且近焉勢則又有使然不得不權之重輕者
矣然非國初任官先後法意也大臣以身任天下事乃
可計勞逸苟自便其恒情已邪天下事利所在人所必
趨事攝戶工部雖群屬不得不慎簡不爾奸生並緣弊
奚所不至太倉易州厥國用民力所關最鉅官盛屬眾
莫或顯立制設堂官領之蓋必位尊而望素著其人克
厭人心故爾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稱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
置則自正統間始所謂延綏者非邊鎮中最當要害者
歟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直寧夏在馬池相距
二千餘里其間有所謂黃河套者非要害之所在者歟
偏頭寧夏一帶防守在套外而虜騎乘冬河凍乃得長
驅入套以伺我間隙擾我心腹則茲地也者非尤當重
者歟邇時虜擁眾來住牧吾套內或間歲或四五歲民
竭遠輸軍勤久戍境路騷然不勝荼毒今既去矣患當
豫防事貴先備善謀國者何以處之陝之為邊臂扞天
下延綏實腋其間守臣建白有乞朝廷無以河套視陝
西而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蓋如此而可輕受其人乎

是故才識非敏達不足謀兵機年力非富強不足當閫
寄生長非稍近其地土風或有所未宜宦游非素歷其
途邊事或有所未悉近制兩畿輔十三省方隅邊鎮所
在必以都御史任巡撫兼理軍務位重責大皆出簡命
中外異用必就其長下弗敢輕舉上弗敢輕受也

○春昔官職方行視陝西馬政往復三邊且一年駐榆
林幾兩月日考宋唐漢秦守邊固圉之蹟竊恠史稱漢
武帝聽主父偃城朔方郡循秦舊因河爲固當白羊樓
煩敗走日計亦非失然募民徙十萬口轉漕甚遠自山
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唐中宗用張仁
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乃突厥默啜雄爭之隙置戍虜

腹未見其可而六旬間三城竝就朔方自是無寇感
嘗穩計戍鎮兵數萬仁愿所築即漢所城郡地彼此害
利乃爾邊絕何哉今不可不求其故也唐末朔方已據
于拓拔氏石晉十六州重爲邊有而宋人於此矻矻與
元吳競韓范之才有弗克濟匪其罪也我朝取天下於
夷狄極德之後今日邊事大非宋比仁愿之事業其不
有在乎春職方時所及知成化弘治間守臣請兵搜套
之議相地移戍之議遠烽堠便營屯之議或欲永禁畜
牧銷賊覬覦或欲廣立耕種資我供億衆見角持暨今
未已一代經畧豈無一可用之良策天其資斯人以事
業於今日乎自古中國守邊皆將卒宿內以禦戍虜於

外而茲地今日虜廼得入吾內而吾反設防守於外若
之何可不求唐漢之蹟所以得失之故而為之所也此
善謀國者之所以有望於其人也今非其時矣乎而春
為斯言固非私望也

○御史職號雄峻自秦漢以來則然而我國家特嚴其
選而備其責蓋京朝官有始一命得之命下得即論其
資者至御史初選或用前銜理刑必再經考乃得有初
選居高第得之者亦必稱試試或踰年亦必再經考乃
真授焉何其選之嚴也京朝官持節而使事峻復命退
就位所司弗請以為常至御史出巡既代歸其長必為
舉奏有旨乃入道治事有用註誤不遂入者焉其考績

惟計真授歲月若試所歷弗與焉責又何其備也責之
備是故其任也重其職雄峻是故其選也不得不嚴嚴
其選於前而備其責於後是故得其人以勝厥任舉厥
職我國家求才用人法於是乎至宋曾氏肇曰御史責
人者也豈獨無責哉史有執憲邦有司直茲欲勝厥任
舉厥職內之則匡弼

天子糾正百寮外則治諸藩彈壓大鎮當言必言逆
鱗非所避當糺必糺奧主非所顧也善彰惡瘴濁激清
揚惟吾力所得為不問稷狐社鼠託也民情吏習師旅
獄訟利當興害當祛大奏裁小專達惟其所遇盤根錯
節順風火壑無難易計也然則其言必將有非上下之

所樂聞者其爲責治人者必多非休明世能無締怨仇
來譖忌羅怒斥乎今日休明世也言事臣可無逆鱗于
撰而當道鮮奧主臺官中如得人其所遇惟其所得爲
而爲之有餘力其孰怨仇譖忌之嘗聞諸孔氏君子有
諸已而後來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是故君子欲責
人必先自責欲治人必先自治此固子開氏所欲自盡
以服乎人者也

○御史以察爲名秦已有之然漢晉以來直稱侍御史
漢之直指晉之檢校亦不時設至隋唐而監察特置常
員則直指檢校之職也所居之署以察爲名唐始有之
然唐之察院屬太僕中丞乃三院之一爾所謂御史府

所謂寺與臺者則固未嘗聚此稱也監察職專察事唐
號六察官宋仍唐制熙寧間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爲殿
中侍御史六察官爲監察御史又詔監察兼言事殿中
侍兼察事而在京百司亦有不隸臺察者崇寧間大臣
欲其便已南臺亦有不言事者勝國無論已我

太祖皇帝稽古定制改御史大夫中丞爲都御史改御
史臺爲都察院是以察而統公署之號也以監察御史
分設十三道革去侍御史殿中侍諸名銜而糾劾巡按
照刷問擬之任一切責之監察是以察而統爲憲臣之
號也御史從前代重矣監察之尤重未有如我朝者也
任是職者欲無負朝廷耳目之所寄即於事無所不當

察官吏之賢否察之得爲之揚激兵民之利病察之得爲之興除風俗之美惡察之得爲之移易刑賞之輕重察之得爲之勸沮變故之隱伏察之獄訟之冤抑察之得爲之消弭清雪察事之中又皆得言事焉必也耳聰目明其選乎先正有言人之心有養者其氣充其氣充者耳必聰目必明聰且明者言必審且當以春所聞若梁君其真若人乎監察唐有東行宋有權攝非其人不易真拜者國家於是任選授之初必以試試逾年再考始即真真拜之三年然後滿一考是故予於梁君之滿一考而有察之之說焉是則君最績之所在者也

○省方設教陳詩觀風古天子適諸侯事後世此禮不行於是命大夫有觀風之使焉若漢謁者光祿太僕給事司隸校尉司徒掾持節奉使清詔督課郡國風俗察災害宣布恩澤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所至便宜以聞皆其任然侍御史繡衣直指其專職也若宋國子博士魏南部督隨行臺尚書唐散騎常侍左右司郎中秘書丞廷尉評事稱巡省巡察觀察巡撫宣撫宣慰採訪黜陟諸使諸法從皆得選充然御史大夫中丞殿中治書侍肅政大司憲內供奉稟行檢校監察則事權所歸官諸法從曹司未有不兼此而行者也沿及五季至宋元舊典相承名號損益間莫同考其規格無大異前代者我朝稽古定制念邦邑都鄙官府之治不容無內外

近遠之殊而班爵品秩等威之閒尤不可不重糾督察
舉之職故始剪荆棘即議左御史之臺官比宋元加備
及後改都察院以左右都副僉都督大夫中丞而監察
分設諸道歲分巡于天下至今日國家百五十年內外
之政允釐奸宄之萌不與蓋得人之所致也惟雲南貴
州設道在永樂十九年監察御史於是地巡按必自是
年始是年勅在廷四品以上官十三人偕給事中各一
人行天下蓋亦自是始都御史與巡撫馬貴州我朝取
諸群蠻乃古所不治異域永樂間經畫雖定隸峒蠻寨
哮突動及境內朝廷慮其復變常宿重兵簡外內文武
重臣彈壓之而巡按尤簡于老成有風力者蓋其地不

視諸道最後其京師並雲南為最險遠則啣命而來
其人最難宜慎其人大抵蠻夷盜賊恒起于訟之不平
政之不理訟不平政不理恒由于其吏之不才而天下
諸道司府州縣衛所吏其人不能皆才其險遠地蠻夷
若其吏而不能自達則怨怨則變生其勢使然是故簡
於上巡撫巡按宜慎其人也國家以綱紀付都察院按
察司而巡撫自宣德正統來一任都御史巡按自洪武
來必監察御史是以綱紀付此人也若不得其人使朝
廷失付奚取乎觀風之使於屬吏奚責吾受專職事權
所歸顧如此可乎哉雲南貴州鄰壤獠蠻寨大抵同其
地入後先其去京師遠近同而春也叨巡撫於雲南故

因周君按貴州而還朝也贈此言既重其行兼自箴焉
○弘治辛亥何孟春言歸自京歲當暮大父僉憲公曰
余自老病歸卧州間不躬掃丘墓于永寧鄉而歲時祀
以諉諸族人者五年于此汝其行乎謂墓畢有事都統
祠祠畢從而享其母違禮春日諾迺十二月二十又一
日至鄉明日集同族謁曾祖墓于栗木山謁高祖始祖
墓于仙岡嶺于社壇嶺于邏頭冲白鷺岡九廟龍渡
之山而掃墓焉凡三日而畢明日薦于祠胙歸州之餘
與族人期于宗子之私室杯盤既設有携具至稱紙鋪
人者有稱塘頭人携具至者有繼至稱下里新地人者
稱上里石壁潭人者問之皆何姓占席者皆族群屬也

坐既定酒一再行坐上老人指在坐謂春日汝未亂從
父京師成童而始歸此其會汝宜識吾與某栗木山子
孫也某某仙岡社壇之子孫世居大塘坊為一戶在偏
橋衛者不啻此某某邏冲白鷺岡之子孫分戶紙鋪分
戶塘頭某某九丁子孫某某龍渡子孫下里數十家上
里分戶以十數有沁江西之餘干者不在坐者多矣在
坐者汝不能盡識不是在而他戶之人吾亦不能盡識
也偏橋自指揮暨主簿君父子外聞名而已若餘干有
辰溪知縣其相聞者而不相聞者多矣春徵諸譜永寧
之何漢唐時不可知宋淳熙時諱浚明者廣東連州人
由朝散大夫知郴軍州事卒于官今龍渡其葬地祠所

謂都統者也或曰都統元人浚明之裔今上下里子孫
若而人祖必云都統而昭穆承傳莫有悉其實者三九
郎二子壯良鬱林州判仕章不仕今九丁巨塚三其所
葬也吾譜可濟者諱如盛爲一世祖其葬白鷺岡紙鋪
之祖所由出二世諱祥叟三世諱俊伯俱葬近仙岡地
名猫穴四世諱奇甫葬邏冲其仲子塘頭之祖也五世
萬十九公諱德翁葬社壇吾大塘坊同戶祖也六世重
一十五公諱仁海葬仙岡爲吾高祖偏橋之所同祖者
也七世福十三公爲吾曾祖葬栗木山諱義堅合州同
知府君也老人曰邏冲而上生卒譜無考栗木山之葬
吾父與僉憲公所定仙岡與社壇鄉人所相而社壇天

之所定也萬十九公故名族一鄉皆倚重元季之亂衆
議欲避兵入廣欲結寨防群盜請公爲率公一切拒不
許而隣鄉長樂曹國村者衆千人復來請公族人亦有
集衆自衛遣衛公者公歎曰匹夫懷璧必爲身累乃盡
出其貲丐人蕩其家弗少恤裸身挈妻子走山田間與
故佃夫別覆茅以居耦耕以自給鄉有識士效之曰是
固自全計也遠近聞之無掠入其鄉者國初事定州五
鄉大姓類不免死徙破城而永寧土著獨完公之德居
多嗚呼此吾之祖德也老人酒所又上下顧曰洪武初
萬十九公既歸葺此屋所存先世物惟此巨鐵鐘耳公
性惡殺生不肉食而神契卜筮兼能處草藥療諸腫毒

瘴癘疾入來問卜求治療輒齋米數升或斗穀投此鐘
以報無虛日公用是獲濟間以其餘易香楮疏酒供神
邀鄉族人同飲啜月數會人益愛樂之重二十五公之
戍偏橋法與妻俱是年庚申公已七十有四惟一子同
族或憫公老莫養乞代其子戍重阻於法於是公之孫
一福十公諱義纔九歲留公側翁孫纍然賴鄉族八餉
問無絕明年公卒鄉人咸哭曰公德我深何忍其歿而
遽忘也則來視棺殮且求地得吉仙岡既成兆當葬之
日輦經社壇灌莽天大雨因就避向晡雨不止諸少年
因就窆焉比歸已暗長老約詰朝當復遷先所營地諸
少年曰仙岡本出吾輩意喪主歸未必不更卜在彼在

此均之權厝後榮何並事遂止明年重二十五公番代
歸携術士視仙岡良苦及後社壇為遷葬計樹木開除
地顯明山水回互有異又以術士往視術士曰仙岡言
則吉矣抑此地美甚葬法不可棄也於是亦止後數年
庚午重二十五公卒乃葬所謂仙岡嶺者或遇二地曰
墓是子孫據地里說當文武並顯于世其期至矣重二
十五公戍偏橋之明年生合州府君其卒也福十公繼
戍積軍功陞鎮撫其子友琛正千戶孫銓陞指揮銓叔
瀾自衛學貢為梁山主簿而吾合州府君科第起家大
有子若孫以世其科克昌厥後以弗墜然則地里之說
可信謂天之所定非耶春仲而言曰吾祖之德遠矣閱

代積世情更變故宗法廢而世次失國姓郡望不能免也吾族三九郎之墓祭於吾之為後之乎孫而吾不知其為吾何代祖譜無徵焉耳矣祖德之庇吾子孫一世至四世譜之所載其無可言乎親盡焉耳矣世遠則親盡親盡則勢疏而譜之作於後者不得詳於前矣先王服制遠不踰袒統君子世澤下不逮窮孫士夫祠祭上不越高祖而吾今得會吾族群屬於此得聞吾五世祖之遺德譜之所未列也其弗幸矣乎嗚呼天下之人有同吾姓者而吾於同族之人為親同族之人有同吾遠祖者而吾於同近祖之人為親然自近而推之遠則皆出乎一人之身而未始不皆親也一人之身不可見

見其丘墓吾得同守焉得同祭焉先世有公祠而吾以此有同會焉所以興吾孝弟之心而不至塗之人相仇者此其地也凡為吾族群屬豈不愈遠而愈親矣乎萬十九公之德而鄉人報之如此非公意之所企也鄉人之事而天實為之如此非鄉人意之所及也徂祚盛衰代有之而積善之家有餘慶地理家之說非君子之所容心也董子十五公不克壽而鎮撫暨合州府君皆孤童奮起紹前啓後日向昌熾彼養之報施不誣如此吾族群屬其尚知所勉哉老人曰如汝言幸備書之以貽諸在坐者

○嘉靖改元春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奏

為乞恩辭免改任容令休致事臣先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欽蒙陞授前職緣雲南等處巡撫官例該聽候新官到鎮交代方許離任臣節准吏部并兵部咨遵照於嘉靖元年三月內與接管巡撫都御史王啓交代已行前去南京兵部到任管事間本年五月內道出湖廣地方又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推具題奉

聖旨何孟春改吏部右侍郎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竊惟諸曹以吏部居先夙號六官之長小宰與天卿為貳實陪八座之榮縉紳之領袖匪輕人物之銓衡攸在若才弗堪於所授特物終議於不平臣也何人欲叨茲位聞

大橫于龜告觀昌運之龍飛幸不棄遺與加旆拭前此之擢於臣過矣而乃自南移北由武換文感天地之深恩誓丹心而難報據淵冰於非分累兩足而益危臣曷敢冒承重貽顛踣伏望亟收殊渥俯察愚忱或聽將原職歸休故鄉或仍假舊官俟缺他日所有劇司高選留儲清識異材庶幾上無僭賞之嫌下免素餐之責云云○春自弱冠登第今二毛仕途間星輶風帆去離故鄉遠遠京師西南北遠或萬餘里七八千里近數千里千數百里或連歲出或出以數歲後又出曾效昔人于役志陸有萬里鞭水有在舟錄紀之而千數百里而近者不與焉嘉靖甲申廷諱大禮以吏侍調南工舟中偶觀

吳草廬集驛舟之書云官辦驛舟一日或一易或再易
三易其易也得一舟設飾完美從者輒喜遇敝惡輒愠
舟雖美所寓止一二時三四時久則半日一宿去之矣
惡亦如是矣以喜愠為也喜者非有益於己愠非有損
也而一時之情自不能以不然人之寓此世亦猶此舟
多者百餘年少者數十年驟革數遷何常而乃以目前
之所值移其習中為喜愠何也春撫之愴然予前此萬
里鞭所指及在舟錄大都出使事而問關轉徙不敢不
奉嚴程皆有之其榮也持節佩符旌旗夾道簪登鹿軒
膺坐龍門其艱難也豺虎叢中鯨鯢波上寸躋丈落厄
不得前而今皆陳迹也至處所接之人工逢迎而忍慢

玩者塵土矣其足追思滿一笑乎春茲行老矣歷炎涼
非一時豈肯與世更相較計獨念迎春廷諍時諸君有
被謫者有謫戍者有除名者有不幸杖而死者有幸而
致仕去者水陸困頓當何如而春特用左遷仍舊銜不
廢任用獨承汪濊恩而南非大幸乎吳書人寓此世百
餘年數十年之云舉人一生云耳百餘年數十年盡一
生中所值目前事倏來而忽往者又何足喜愠之有乎
吳書人寓此世百餘年數十年之云舉人一生云耳百餘年數十年盡一
生中所值目前事倏來而忽往者又何足喜愠之有乎
○新安驛然所安已過者彼北而吾南也
○嘉靖五年丙戌十
一月內奏為患病陳情乞恩求退事臣學術迂踈性資

愚竊少通朝籍蚤妄意於驅馳中被家艱晚方叨於任
使犬馬豈能必報涓塵惟願少裨荷乾坤覆載之仁有
罪不加于至死蒙雨露霑濡之澤無才猶錄以備員君
三品歷兩京者九年佐六卿專一銜者四任何幸優閒
之地久容尸素之臣福已過而災生年當衰而病作石
不亟求休退必將重致顛危故陳力當止於不能而脩
身貴復於不遠大易著為明訓周任亦有是言如蒙伏
望矜其始終賜以骸骨俾克延於殘晷得歌詠於太平

事下吏部覆奏云云至次年丁亥二月內奉

聖旨何孟春既有病准回原籍調理欽此

餘冬序錄卷六十

